漢書補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扶服即匍匐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常都尉光祿大夫 補注錢大昭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 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 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 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 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 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補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楚元王傳並云出入臥內周仁傳入臥內史丹傳直入臥內告是也顏此注及金日磾傳注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光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曰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爲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補注〕齊召南曰注河字下脫閒字城則郡之譌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閒東郡師古注光初封食北海河閒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先謙曰日磾捕何羅桀光蓋共捕誅通也皆已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郎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

葬酖殺忽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報言獨忠光及葬則葬亦重臣也葬字稚叔天水人見公卿表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纔同白皙疏眉目美須顴師古曰皙潔白也顴頰毛也皙音先歷反顴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郎有僕射爲諸郎長見百官表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文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補注先謙曰通鑑此句下有欲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顏注正釋收璽之故若無四字則召郎語意不完下文郎不肯授無根顏注文義亦無所承各本皆脫賴通鑑存之胡注續志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官本注其作取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言此事爲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

尚故云蓋主也補注先謙曰蓋侯王信子充見侯表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閒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後元二年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其初除太僕表不得其年蓋征和二年公孫敬聲有罪下獄即以桀代之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桀爲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爲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

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補注齊召南曰案武五子傳作旦聞之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貴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謂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正得其實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先謙曰此正互文見義齊說過泥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補注先謙曰都大總也肄試習也若今軍營云大操矣省言之則但曰都下文云都郎屬是也孟訓都爲試非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補注先謙曰太官掌御飲食有令丞屬少府二事皆言其僭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補注先謙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舉成數也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胡注何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補注先謙曰胡注當者以之自任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

之家師古曰彫畫是也補注何焯曰霍家即武帝畫周公負武王
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家中也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蘇勤禁
止也積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周壽昌
曰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
謂樂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
像故稱讚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
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頌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
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益知漢宮殿皆
有圖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
殿也先謙曰下文光不敢入至殿前而不入也如何說則畫室乃
光私室也固非沈說移光祿勳禁止此時
無詔書亦非桀等所敢出也周說是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
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補
注先謙曰耳語詞郎羽林皆郎屬也屬不當訓近胡注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亦詳戾太子傳謂校尉以來
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
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據表尚書中書為兩宮續志合為一官

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爲兩官明矣沈約宋志亦以爲兩官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也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補注先謙曰遂竟也言終委任之訖至也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補注周壽昌曰光爲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也）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建立也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否作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補注王念孫曰鄂亦驚也若以爲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

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顏騷愕驚也燕策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莫敢
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
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補注〕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先謙曰添所字文不順宋說誤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
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補注〕宋祁曰受難改作處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
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
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溫室殿黃圖溫室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

謂長樂周亦有溫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補注先謙曰中黃門屬少府黃門分見表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中為中朝官故稱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云守王不須言侍守中臣二字史亦罕見據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則朱說是也通鑑亦誤作臣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補注錢大昕曰郎蔡義也儒林傳亦作蔡誼案鄭仲師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illegible]今時所謂義爲誼[illegible]漢書項籍傳贊董仲舒夏侯勝傳皆以誼爲義義者宜也故字從宜[illegible]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補注沈欽韓曰容齋四筆武傳昭帝時免武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奏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

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補注錢大昭曰景吉即丙吉
也唐諱丙字故丙丁皆爲景丁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
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
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補注
錢大昭曰大當作天先謙曰官本大作天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
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爲喪主也斬
縗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緶音步千反補注錢大昭曰典喪爲喪主也下言賀服斬縗無悲哀之心顏以典喪服爲何失
其指矣先謙曰官本注直下斬字不重胡注引顏刪服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補
注沈欽韓曰喪服傳始死至葬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蔬食糲[illegible]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
食[illegible]蓋葬前裁令毋絕粒饑死而已既葬始惡食不取飽至練後哀殺乃復其故量取飽而止不飲酒食

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子夏作傳時安知佛法所謂菜素之食顏不當以鄙俗習開輕皆先儒經訓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蓏素食當十石注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然則括裘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糒粮菜果爲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爲解使

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補注先謙曰內與納同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補注何焯曰先立爲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變矣此舊儀不可不素講也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之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奪音字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吏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御府令屬少府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
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
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鄧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
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
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
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遊於池言無哀戚也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
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途牟首劉逵以爲
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據此輦道牟首
便誤用之乎【補注】劉敞曰輦道蔡仁之牟首也非邪最予謂牟者
岑牟也岑牟蓋鼓角士冑即禰衡爲鼓吏所著者錢大昭曰吳都
當作魏都注是張孟陽非劉淵林先謙曰言納祀泰壹及祀宗廟
之樂人由輦道至牟首爲樂耳
牟首似孟說是泰壹見郊祀志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
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
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竊何淫祀也祀
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
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
彘鬭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
北【補注】先謙曰胡注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
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先
謙案此即龔遂傳所云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也召皇太后御

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稱按蘇輿曰黃圖有果馬廄述異記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魏志穢國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引新序曰昌邑王治側鑄縰之冠十枚以冠賜師友儒者後以冠冠奴與遂免冠歸之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虜是大王奴虜臣也又六百八十二引新序曰龔遂諫云高皇帝造花綾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為不可先謙曰諸綾詳百官表者字當衍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補注沈欽韓曰東京之世皆承用黃旄不敢改至董卓始改赤見袁紹傳注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躭沈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

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內入也介每日常入雞豚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補注沈欽韓曰未滿既葬三十六日之制故未祠廟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籍作藉案本書藉籍通作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補注先謙曰未見高廟而受命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子道篇作四人家語三恕篇作七人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

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補注宋祁曰西疑作四先謙曰漢紀通鑑作西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補注何焯曰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慎也不辭其素行於置後之始此則不學爲之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陳景雲曰出死出獄赴市也又見張敞趙廣漢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補注何焯曰誅其尤無誼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濫乎然觀其臨死之言則昌邑羣臣亦謀爲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發惡改圖史家使人得諸言外耳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補注王念孫曰太宗當爲大宗各本皆誤王先愼曰宣紀太作大不誤）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補注王先愼曰宣紀躬作操）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補注王念孫曰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遣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先謙曰通鑑作御衣蓋承其誤脫）太僕以軨獵車（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軨音零）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補注先謙曰河北河東縣在今解州）

茌城縣東北一里東武陽東郡縣在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補注齊召南曰案范明友為未央衛尉鄧廣漢為長樂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補注何焯曰光懲燕王上官之難故使其子孫黨親典兵居中以自衛不思時勢遷變權重勢逼滿盈致禍又基於此不涉學之患也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補注先謙曰去病子嬗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奉其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

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湻曰典爲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如湻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爲楩木名非也補注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爲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爲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爲之置於何所邪自是臆說耳宋祁曰小柂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爲梓木姚改以爲櫬木沈欽韓曰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鄭云以端題湊也正義椁材並皆從下累至上始爲題湊之鄉也言木之頭相鄉而作四阿也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呂覽節喪篇題湊之室高誘注室梆藏也題湊復累桼此爲梆之題湊也喪大記注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梆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梆其他亦如之此殯之題湊也皆天子之制先謙曰果何用木爲之疑作果用何木爲之誤倒耳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廄之屬也蘇林曰樅木柏

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竝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
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
東園

溫明
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
中以懸屍上大斂並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
主作此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溫明下有秘器二字而今本脫之
据服顏二注皆是釋秘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秘器
光薨賜乘輿秘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御覽禮儀部
三十二引此已脫秘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
作東園溫明秘器漢紀同書號
鐫猳瑠針轒紛轄𨏥𨯳𨏥𨯳𣝣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

車
文穎曰輼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
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輼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載
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喪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
光柩以輬車駕大廄白虎駟以轀車駕大廄白鹿駟爲倅師古曰
輼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爲喪車耳輼
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
去其一總爲藏飾而合二名
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
黃屋左纛
師古曰解
在高紀也
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虎賁校尉掌輕車中壘校尉掌北
軍壘門內外續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据
此知西京北軍亦止
五營五校卽五營也
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補注沈欽韓曰寰宇
記霍光冢在茂平二
陵間今人耕田時得柏木如塹形謂之柏塹案傳云送至茂陵茂
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則光墓當亦在此蓋平陵之西

茂陵之東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
思光功德下詔曰補注宋祁曰詔紀中已有此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
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有字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
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補注王先慎曰宣紀三公下有諸侯二字定萬世冊以安
社稷補注先謙曰冊同策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
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
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
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
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
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家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

飾祠室輦閤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閤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上作輦閤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洽第室作乘輿輦補注姚鼐曰輦者古人一稱而其制有三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輦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執行重車而大者也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為輦后居宮中從容所乘此則以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魏獻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恃輦而行及此傳乘輿輦皆略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制雖異而皆有輪皆以人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游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茶為不便乃前後皆以人輦之如今之轎無輪思人謂之牆子亦曰輦王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妤好乘輦輿皆以茵四人舉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加畫繡絪馮黃金塗如淳曰絪亦茵馮所謂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所謂作謂所是也與作於引宋祁曰於娩改輿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補注周壽昌曰以情事推之疑東閭氏無子僅一女

爲上官安妻顯生子禹故光以爲後妻也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補注何焯曰上謁猶今鴻臚所收職名先謙曰黃山見東方朔傳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閒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補注先謙曰蹋與蹹同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已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補注何焯曰上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羣臣進見獨

往來（師古曰謂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立字引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字）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 補注錢大昭曰宣紀作女侍醫）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卽具已實語光光大驚（補注宋祁曰語疑作告）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 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傳同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著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胡三省云光甍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奇說是也）光甍後語稍泄（補注宋祁曰下疑有漏字）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補注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

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補注）錢大昭曰此少府是長信少府見本紀更呂禹爲大司馬冠小冠（補注）先謙曰胡注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補注）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刪官字名下當添爲字先謙曰通鑑亦無爲字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補注）何焯曰先收其兵權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補注）周壽昌曰此禹爲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屬宣卽前太中大夫護喪事者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補注）周壽昌曰右將軍金印紫綬禹拜右將軍至是罷職但領大司馬虛銜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也作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

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沖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雒陽人始元元年為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建事詳杜延年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補注周壽昌曰仁字中孫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補注朱一新曰竟當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是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卿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補注周壽昌曰使疑史之誤表作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百官吕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如無所象似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之說甚迂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亡猶輕蔑也宣元六王傳今適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又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吕為不可罵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吕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補注宋一新曰爾雅窶貧也詩北門毛傳窶無禮也疏謂貧窶無可為禮師古加而字義不聯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補注何焯曰對或作封誤也後因上書屏不奏乃上封事耳先謙曰官本對作封通鑑作對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使作下引宋祁曰輒下添使字不關尚書補注何焯曰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之壅蔽然自此後任宦豎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為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攙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權宜之制偶然一用事過即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耳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眾聲也音計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計作許豈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

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補注何焯曰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覆記云張章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閒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爲上官太后爲姨母遇之無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以下爲作於是馮子都數犯法上幷以爲讓師古曰總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否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且作亟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鴞音羽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止作正引宋祁曰正天子姓改止天子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

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補注先謙曰此言其株連之多通鑑作數十疑非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祖宗神靈補注先謙曰祖宗官本作宗廟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其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補注先謙曰顧

炎武云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王念孫云晉說是也爾雅讎匹也廣雅讎等匹讎輩也與晉說讎等義一而已召諸敢以王之讎民百君予是讎爲相等之後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補注何焯曰突當爲突式林反與突字突字異義玉篇所分甚明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淳于髡之告失火高誘注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焦

頭爛額爲上客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浪反【補注】先謙曰浪官本作郎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補注】王念孫曰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並作千匹漢紀同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

近馬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補注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

日觀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補注宋祁曰病疑作母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題其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補注王先慎曰旁即側也二字不當連文疑旁是帝形近而誤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㠯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補注王念孫曰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此並作上臥未起漢紀同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以侯之或據御覽四百十七引作臥內以為坐當作臥但上之臥內日磾何敢遽入且何羅見日磾在臥內無反趨臥內欲入之理御覽未足據也如此文作臥內顏解臥內之義不應在下知所見本亦作坐不作臥也須臾何羅褎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褎中也褎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嚮也臥內天子臥處補注先謙曰臥內

即臥室詳見上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捽音才乞反補注宋祁曰臥輪當改臥輪沈欽韓曰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先謙曰官本注乞作兀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補注齊召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蒙其文不言拜爲車騎將軍也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作秺云濟陰有秺縣明志兗州府城武縣南有廢秺縣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補注何焯曰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忽自相貴之誘大將軍議不逮也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

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補注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為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師古曰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宣帝甘露四年秺侯金賞為侍中太僕距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氏有事之始賞祇為侍中未任太僕也王文彬曰賞去妻乃上亦特筆不必與上為太僕連文錢說過泥先謙曰官本芽作牙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賞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

安上[補注先謙曰官本並與上連文]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禁門闥也]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哭今明[補注錢大昭曰哭今當作岑南監本閩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不誤]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此云奉車水衡都尉當是先後任此兩職不重言都尉者省文也]至衛尉[補注先謙曰敞以成帝河平四年由侍中奉車都尉爲水衡交年陽朔元年爲衛尉見公卿表]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補注先謙曰唯與難同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

難之也顏訓誤詳見韓信傳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
郎使主客師古日官名屬鴻臚主謝客也補注先謙日官本召作詔無郎字引宋祁日拜爲下當添郎字錢大昕云百官
表大鴻臚屬無此官歆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
尉舍李奇日韡錄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歆病拜子爲侍中以此車送欲歆見其榮寵也如淳日幸錄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
孫令還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日漢注錄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日如晉二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日續志皇
孫綠車如云幸綠車不成文義先謙日官本病下有困字是須臾卒補注先謙日據表歆卒於陽朔四年歆三子
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
越騎師古日胡越騎之在三輔者也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日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補注周壽昌日使匈
奴下應有拜字各本俱脫惟凌本有宜從之越騎校尉關都尉補注先謙日官本作關內都尉引宋祁日當刪
內字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師古日將亦謂中郎將也補注先謙日將大夫之稱亦見百官表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

太子門大夫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太子太傅少傅屬官哀帝即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補注王文彬曰欽使疑當作使欽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爲大司徒司直補注周壽昌曰一本作大司馬案哀帝時更丞相爲大司徒丞相有司直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聞有司直也先謙曰官本作大司馬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徒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補注先謙曰鳳字君房見表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失載賞諡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

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爲太夫人特葬姨母故耳爲父立廟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名下無也字歆因緣謂當詔書陳曰

礛功亡有贊語當名爲吕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爲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歆見當母南爲太夫人遂尊其祖父以繼曰禰不復爲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祖父作父祖時甄邯在旁庭叱歆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

劾奏曰歆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

哀不獲厥福迺者吕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服厥辜太皇

太后徵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

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

見群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賓見關曰禰後

成爲君持大宗重補注先謙曰官本後作從引 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則禮所謂尊祖故

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

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

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補注宋祁曰頗惑當作熒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秺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葬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

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

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益

封之後葬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

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

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纔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補注何焯曰昭宣之際有推霍光為霍叔後者其語殊謬足累光之誠節詳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畧舉於贊中以傳疑亦兼以為鑒戒云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統志趙充國宅在秦州淸水縣北二里先謙曰上邽今秦州西南］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令音零○補注先謙曰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補注王鳴盛曰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微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續志羽林郎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之漢陽即天水後漢永平中更名先謙曰官本注在補羽林下武帝上有自字］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即此役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補注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案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亦充國爲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爲水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昭帝時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故此稱大將軍護軍都尉也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

曰匈奴王也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
少府補注劉攽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爲之亦不言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
無幾也先謙曰少時不詞劉攽說非此蓋長信少府故不見公卿表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
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爲鹿奚盧侯益封其地符奚與鹿奚譯寫各異也
先謙曰盧官本作廬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
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
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
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補注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
下文可見齊召南曰案顏注是劉說非也胡三省云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圖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
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神克克河在西甯府邊外西北青海源出噶爾藏嶺入西甯西

川邊內是爲西前河先謙曰漢得昆邪休屠王地開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羌與匈奴隔遠不得復通因湟水旁地肥美故斥逐羌人不使渡湟水北也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補注先謙曰以其不詳審情實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壽昌曰前先零豪所言雖經安國奏爲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爲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補注先謙曰胡注元鼎五年西羌反攻安故枹罕六年郡平至是五十一年案與充國所言不甚合疑別一事至征和五年補注王先愼曰五當爲三貳師將軍降匈奴在征和三年見武紀李廣利傳匈奴傳貳師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收貳師屠以祠既匈奴告諸羌語當在初降時不得在貳師死後且征和無五年五爲三譌尤其明證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韓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事謂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本始五年爲烏孫所破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補注先謙曰恐漢再伐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補注錢大昕曰西域傳黎作犁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開作闓是其計不合補注先謙曰諸國不與匈奴合謀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補注沈欽韓曰沙陰即流沙地寰宇記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古之流沙澤鹽澤即蒲昌海長阬長城之阬寰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外水也[illegible]案入此塞部界开所居鮮水上矣晉書載記禿髮傉檀追沮渠蒙遜於窮泉是也南抵屬國補注沈欽韓曰此當爲張掖屬國時金城尚未置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古陽關在安西廳沙州衛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補注先謙曰兩府丞相御史大夫府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脩之鄉讀曰嚮補注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

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王念孫曰案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曰安國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是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五威將遂劫略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師古曰浩音誥亹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先謙曰胡注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亹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縣西南先謙案在今西甯府碾伯縣東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鄭氏曰隃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隃讀曰遙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曰遙作作遙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併爲攻討方略俱奏上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唐蘭郡廓州地先謙案在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然羌戎小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爲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補注先謙曰胡注立營陳則虜不得犯諸軍可以繼渡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

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脅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鄯州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寧衛東南有峽石山亦曰湟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夜引兵上至落

都服虔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湟賓縣有雒都谷沈欽韓曰鄯樂都南涼禿髮傉檀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樂都今西寧府碾伯縣治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

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曾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明志西甯衛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日饗軍士師古曰日日饗飤之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浪反注劉奉世曰並猶具爾衆不一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煩曲解下文分兵並出又當爲且鄒蘇與曰顏注俱本作且劉注具本作俱下居民得並田作注可證此並誤卬已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小司徒注胥伺捕盜賊也疏胥字義並通先謙曰八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通轉道津渡補注宋祁曰初渡姚改作度羌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補注先謙曰都尉卽金城西部都尉充國

以爲亡罪逎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逎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徼其疲劇乃取之吳王濞傳欲以全制其極史記作以全勝制其疲極是以極爲倦極班書義固有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逎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謙曰冊同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

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補注齊召南曰案鮮水即西海一名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僊海鹽池者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為平之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地為西海郡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補注先謙曰即疑既字之譌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補注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屮入山林師古曰屮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

目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復報也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拊作捬通鑑作拊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

而身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言羌獲麥後將如此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補注先謙曰官本直錢作錢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飼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補注王念孫曰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皆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報頤讀文本顏注補騖爲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懸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補注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克困誰不樂此安便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微不作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言豈獨將軍苟安人人皆欲爲之與劉說大同案微字上下讀皆可通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 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爲候奉世即馮奉世 亡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 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 補注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 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卬將入校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先謙曰王校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校者言步兵中之二校耳若今言二營矣步兵止一校尉無二校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通下文言步兵九校同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補注先謙曰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

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補注王文彬曰言無往不利

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補注先謙曰注固當爲國官本不誤 迺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曰郎義渠安國先謙曰言安國得此賜書也 擇羌人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可使者令往 諭告以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

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此羌句 將騎四千及

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 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放也辜罪也 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形篇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

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爲人所引也補注蘇輿曰見虛實篇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飭上有宜字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先謙曰通鑑注引作廢也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師古曰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漢紀作一二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

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下計作利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
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纔七日對案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奔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師古曰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
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

不聽我矣罕幵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罕幵羌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復還引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充國以聞未報罕幵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爲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語未卒璽書報令罕幵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補注先謙曰詔充國止養病）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補注

先謙曰言出兵利病小不必遂傾危國家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何國家之安補注先謙曰漢紀安上有能字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補注周壽昌曰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穰屢歲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補注先謙曰通鑑作三百萬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沈欽韓曰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謀也不得已而用兵釋罕开誅先零所謂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零之議後策不行邊儲空虛故堅持屯田之議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補注先謙曰宮本差下之作以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

日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吕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吕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藳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補注沈欽韓曰孫子作戰篇惎[illegible]秆一石注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吕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吕爲擊之不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故引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金城縣在今西寧府西西寧縣西羌虜故田補注宋祁曰故田姚刪故字先謙曰通鑑有故字羌舊所田也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吕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補注周壽昌曰金城郡爲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足徵壞敗不少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

兵罷弛刑應募補注何焯曰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加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補注先謙曰以衛屯田者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師古曰蓄讀曰蓄補注先謙曰據注蓄當為畜官本不誤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補注王念孫曰令當為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志二作令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本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麋鹿唯薦草而就壽物論音義司馬云美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補注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文彬曰不勞兵坐令解體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補注錢大昭曰貧說文作分案說文貧財分少也則貧亦有分意先謙曰通鑑作貧仍以貧字爲是）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周壽昌曰言民田與屯田同時並作兩不相妨）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補注先謙曰胡注臨羌縣西北即塞外）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先謙曰通鑑下下有先字）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

仲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王言篇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補注）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爾先謙曰亡與毋同言得毋效前事否漢紀作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分餘不過七八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作今是通鑑同）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擣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關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烽火幸通勢及并力（補注先謙曰漢紀作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㠯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補注沈欽韓曰六韜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勝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卽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補注先謙曰貶重謂貶中國之威重非所㠯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補注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先謙曰通鑑從別本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㠯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㠯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㠯明詔宜

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illegible]宣帝以罕开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开羌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先謙曰官本效作校引宋祁曰校當作效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補注錢大昭曰坊記云貴不慊於上鄭注慊或為嫌說文慊疑也是慊古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孰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補注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定計以定數計算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師古日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補[illegible]）

宋祁曰獲作生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數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補注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王文彬曰宣紀作斬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是與傳異者楊玉列酋非上耳劉畢主楊玉而獻疑不知所謂王先慎曰酋猶二字古通用史記樗里子傳仇猶戰國策作仇由高注云或作仇酋[illegible]蘇[illegible]呂覽權勳篇作厹繇[illegible]誅騎高注或作仇酋此酋猶通用之證顏疑紀作酋誤失考先謙曰通鑑考異從傳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

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補注李慈銘曰爲侯者帥眾侯爲君者帥眾君承上省言
之下同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熲言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地始服終叛至今爲鯁以地理志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
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羌爲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
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貲困馬武徙羌三輔於是始燒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爲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爲
充國辯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補注宋祁
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先謙曰胡注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幷後將軍爲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補注錢大昭曰使酒應劭以爲酗酒是也季布使酒難近灌夫
爲人剛直使酒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
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師古曰酗音況務反師古曰卽酗字也醉怒曰酗補注錢大昭曰說
文無酗字微子篇云我用沈酗於酒釋文云以酒爲凶曰酗先謙曰前師古誤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卬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槖簪筆張晏曰槖契囊也近臣負槖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槖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槖簪筆者插筆於首槖音丁各反又音託〔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外篇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晉輿服志筆者白筆也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卽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又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蹟犢隱抾二王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齊書輿服志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周壽昌曰案契卽挈挈囊言可挈之以行也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槖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槖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槖囊也近臣簪筆以備顧問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亦無此言此杳一時誤記耳先謙曰官本無槖音八字引宋祁曰槖舊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補注〕先謙曰胡注以破羌衍賞而格不行也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補注〕先謙曰既泄省中語又坐此罪下吏自殺充國乞骸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於神爵二年書後將軍充國不言何年能免據此傳似即是神爵二年事而常惠傳言甘露中後將軍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則充國雖以病免宣帝猶以將軍待之終充國之身處將軍位不匿也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宋祁曰庭改作廷周壽昌曰庭廷古通用說見前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補注錢大昕曰恩澤侯表失載此事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步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幵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不庭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邵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邵作召下同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邵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文選作緒

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眞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補注宋祁曰歙改作卻陳景雲曰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相接據匈奴傳康居亦有翕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歙侯戰者謂康居所遣之將也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不當有交戰事顏注似誤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

書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邊郡有長史掌兵馬 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 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爲車將也齊召南曰案以文義推之敞後說尤長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兼者觀下文云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郎知非車騎將軍矣車字顯是衍文又案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衍一車字耳沈欽韓曰案文衍軍字蓋辛慶忌爲長史已六百石又舉茂材爲車騎將秩千石也下云爲校尉則秩二千石也 朝庭多重之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庭作廷 轉爲校

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質行正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 師古曰任堪也 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迺

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補注宋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也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亂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補注沈欽韓曰齊策蘇代說閔王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說苑尊賢篇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謨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渠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逎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

至而像槊也補注劉攽曰所以字宋祁曰注國有不當添其字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從為左將軍補注先謙曰慶忌直諫救朱雲詳雲傳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補注王文彬曰言獨輿馬奢華餘皆從儉也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補注錢大昭曰茂字子游由中郎將遷見公卿表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

補注錢大昭曰呂寬事見莽傳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時字引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郿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北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爲彊弩將軍見蓺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補注先謙曰頻陽馮翊縣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郁郅北地縣今慶陽府安化縣治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補注先謙曰義渠北地縣今慶陽府寧州西北成紀天水縣今秦州秦安縣北三十里杜陵京兆縣今西安咸寧縣東南上邽隴西縣今秦州西南襄武狄道並隴西縣襄武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狄道今蘭州府狄道縣治皆㠯勇

武顯閭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終